



# 長生殿

〔清〕洪昇著  
〔清〕吳人評點  
李保民點校

国学经典



原味呈现

## 長生殿

〔清〕洪昇 著 〔清〕吳人 評點

要江山，还是要美人？马嵬惊变，唐明皇逃了江山，舍了美人杨玉环。羞杀君王，辜负了长生殿中的生死之盟。“今古情场，问谁个真心到底？”洪昇三易其稿，历时十余年，写就一部《长生殿》，“借太真外传谱新词”，皆为“情而已”。帝王家的恩宠，男女间的爱情，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，是那么脆弱，而又壮美。

南洪北孔 惊天动地

# 前 言

李保民

在17世纪的下半叶，中国戏剧史上诞生了两部划时代的历史名剧，即洪昇的《长生殿》和孔尚任的《桃花扇》，它们代表着清代戏剧创作的最高成就，长期以来与《西厢记》《牡丹亭》一起在舞台上盛演不衰，享誉中外，拥有无数的读者和观众。

洪昇，字昉思，号稗畦，浙江钱塘人。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士大夫家庭，早岁拜文坛名宿毛先舒、陆繁弢为师，接受了良好的文学熏陶。其师毛氏著有戏曲专论，陆氏是当时的骈文大家，这对洪昇日后从事戏剧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。洪昇游京师时，受业于名诗人王士禛，得诗法于施闰章，又结交诗友朱彝尊、查慎行、赵执信、毛奇龄、吴人等，所作诗歌高超闲淡，不落凡境。从二十多岁起至四十五岁止，洪昇做了二十多年的太学生，没有担任过一官半职。1689年因为在佟皇后丧期内观演《长生殿》而得罪，被革去监生，落寞地回到浙江杭州，从此过着寂寥凄凉、郁郁寡欢的生活。1704年，他在浙江吴兴浔溪酒醉后不幸失足落水而死。

洪昇是清初杰出的诗人，在戏曲创作上则更有成就。他著有杂剧、传奇九种，流传至今的仅有《四婵娟》《长生殿》二种。

《长生殿》的写作是以唐代安史之乱为背景，其主要内容围绕着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而展开。在《长生殿》问世之前，已有诸多同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在民间流行，著名的有白居易《长恨

歌》、陈鸿《长恨歌传》、王伯成《开元天宝遗事诸官调》、白朴《梧桐雨》、吴世美《惊鸿记》、屠隆《彩毫记》，它们从不同的侧面为洪昇的《长生殿》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和多方面的艺术借鉴。

洪昇在写作《长生殿》的过程中，继承和发展了《长恨歌》和《梧桐雨》描写李、杨爱情悲剧的主题，热烈地歌颂了发生在他们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故事。《长生殿》在情节安排和艺术构思上显然是经过精心细致的琢磨，它与白居易《长恨歌》和白朴《梧桐雨》比较起来，基本上延续了上述文学作品突出李、杨之间真情挚爱的内容，但又不同于《长恨歌》《梧桐雨》共同的倾向：即仅局限于对爱情悲剧的深切同情或兴亡之感，而绝少涉及和批判他们在爱情生活上所暴露出来的骄奢淫逸，以及由此而带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。洪昇在创作《长生殿》过程中，非常注意人物艺术形象的塑造，对有关李、杨爱情史实严于取舍：“凡史家秽语，概削不书。非曰匿瑕，亦要诸诗人忠厚之旨云尔。”作者有意回避了杨贵妃与寿王、安禄山的关系，强调了她对爱情的忠贞，意在避免有损女主角爱情专一的形象。即使写明皇寄情声色，与梅妃幽会，恩倖虢国夫人，也是为了前后对照，映衬出他对杨贵妃的爱情渐趋专一，使人物的行为更趋于真实可信。

毫无疑问，着力刻画李、杨真挚的爱情是《长生殿》主旨所在。如果说前半部在叙述李、杨爱情时还掺杂着细微不纯的杂质，暴露出唐明皇与虢国夫人、梅妃情丝不断，用情不专，那么随着李、杨爱情的一步步深入，风波消解，后半部则以浪漫的幻想集中表现他们刻骨相思，海誓山盟，痴情不变，谱写出一曲惊天地而泣鬼神的爱情故事。不难看出，洪昇在描写李、杨爱情时，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无疑是相当复杂的，他既对李、杨的爱情悲剧寄予深切的同情与肯定，细腻鲜活地刻画出他们之间生离死别，难舍难分的悲怆情景，又

严厉斥责李、杨享乐奢靡、昏庸失道，造成国势岌岌可危的严重后果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围绕李、杨的爱情悲剧，作者将全剧置于安史之乱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，揭示了造成这悲剧的根本缘由在于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。随着李、杨爱情故事拉开帷幕，《长生殿》无情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，将矛头直指贪婪狡猾、心狠毒辣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和败坏朝纲、专权误国的宰相杨国忠。在《疑讖》一出中，作者借爱国志士郭子仪之口，怒斥杨国忠“窃弄威权”、安禄山“滥膺宠眷”，慨叹杨氏兄妹穷奢极欲，大兴土木：“朱甍碧瓦，总是血膏涂！”而《骂贼》一出形象地展现了乐工雷海青慷慨激昂的爱国情怀，怒骂占据中原的侵略者安禄山：“窃神器，上逆皇天，少不得顷刻间尸横血溅。我掷琵琶，将贼臣碎首报开元。”怒斥投降敌人的无耻之徒：“平日家张着口将忠孝谈，到临危翻着脸把富贵贪。早一齐儿摇尾受新衔，把一个君亲仇敌当作恩人感。咱，只问你蒙面可羞惭？”所有这些描写，与《长生殿》表现李、杨爱情有机的交织互动，是全剧最具思想意义的地方。作者的意图就是要将爱情和政治联系在一起，达到“乐极哀来，垂戒后世，意即寓焉”（《长生殿自序》）的效果，最终收到以爱情来抒写国家兴亡的目的。

《长生殿》在作者身前就广为流传，人们不仅爱读爱看，而且爱听爱唱，“一时朱门绮席，酒社歌楼，非此曲不奏，缠头为之增价”（徐麟《长生殿序》），“爱文者喜其词，知音者赏其律。以是传闻益远，畜家乐者攒笔竞写，转相教习。优伶能是，升价什伯。他友游西川，数见演此，北边、南越可知已”（吴人《长生殿序》），可见当时的读者和观众对《长生殿》传奇格外着迷钟爱。

徐、吴二人均是洪昇相知的文友，有感于《长生殿》词曲之工，一新耳目，与《西厢》《琵琶》相掩映，故不吝笔墨为之揄扬，分别从曲律、剧情、结构、意旨、字句等可圈可点处着眼评述。尤其是吴人

的评点，抉幽发微，大都能准确地阐述揭示《长生殿》所蕴含的真谛实义，用洪昇自己的话来说“发予意所含蕴者实多”（《长生殿例言》），可谓相当的赞同。

在《长生殿》长期的流传过程中，吴人评点本是一个极具特色的本子，从剧情内容到艺术特点都不乏精彩独到的见解，对读者深入理解《长生殿》很有帮助。吴评主要的刻本有清康熙稗畦草堂本、民国暖红室精刻本，两本属于同一版本系统。比较而言，暖红室本较目前所能看到的稗畦草堂本字迹舒朗清晰，且溢出序跋若干篇，有助于研究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阅读《长生殿》时参考，故据以整理。不当之处，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2006年6月于上海

# 目 录

前言 / 1

长生殿序 / 1

长生殿题辞 / 1

长生殿自序 / 1

长生殿例言 / 1

## 卷上

第一出 传概 / 1

第二出 定情 / 2

第三出 贿权 / 5

第四出 春睡 / 7

第五出 禊游 / 10

第六出 惊讶 / 14

第七出 幸恩 / 16

第八出 献发 / 19

第九出 复召 / 22

第十出 疑讖 / 26

第十一出 闻乐 / 30

第十二出 制谱 / 33

第十三出 权哄 / 36

第十四出 偷曲 / 39

第十五出 进果 / 43

第十六出 舞盘 / 46

第十七出 合围 / 50

第十八出 夜怨 / 52

第十九出 絮阁 / 55

第二十出 侦报 / 61

第二十一出 窥浴 / 64

第二十二出 密誓 / 67

第二十三出 陷关 / 70

第二十四出 惊变 / 72

第二十五出 埋玉 / 75

### 卷下

第二十六出 献饭 / 81  
第二十七出 冥追 / 84  
第二十八出 骂贼 / 87  
第二十九出 闻铃 / 91  
第三十出 情悔 / 93  
第三十一出 剿寇 / 95  
第三十二出 哭像 / 97  
第三十三出 神诉 / 102  
第三十四出 刺逆 / 106  
第三十五出 收京 / 109  
第三十六出 看袜 / 112  
第三十七出 尸解 / 115  
第三十八出 弹词 / 120

第三十九出 私祭 / 127  
第四十出 仙忆 / 130  
第四十一出 见月 / 132  
第四十二出 驿备 / 134  
第四十三出 改葬 / 136  
第四十四出 怱合 / 139  
第四十五出 雨梦 / 142  
第四十六出 觅魂 / 145  
第四十七出 补恨 / 152  
第四十八出 寄情 / 155  
第四十九出 得信 / 157  
第五十出 重圆 / 160

### 附 录

长生殿原跋 / 167

## 长生殿序

自唐乐史作杨贵妃传，陈鸿更为《长恨传》，香山衍而歌之，从此诗人公然播诸乐府，以视武媚娘《桑条韦》殆有甚焉。金元杂剧，有白仁甫《梧桐雨》，庾吉甫《霓裳怨》，岳百川《梦断杨贵妃》三种，考其弦索，亦寥寥矣。钱唐洪子昉思，素以填词擅场，流寓青门，尝取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谱成院本，名《长生殿》，一时梨园子弟，传相搬演。关目既巧，装饰复新，观者堵墙，莫不俯仰称善。亡何，以违例宴客，为台司所纠，天子薄其罪，仅褫弟子员以去。洪子既归，放浪西湖之上，吴越好事闻而慕之，重合伶伦，釀钱请观焉。洪子狂态复发，解衣箕踞，纵饮如故。噫嘻！昔康对山罢官汧东，自弹琵琶，令青衣歌小令侑酒。彼曲子相公薄太史不为，况措大前程，宁足惜乎？若以本事言之，古来宫闈恩爱，无有过于玉奴者。华清赐浴，广寒教舞，一骑荔枝香，固为风流佳话。至七月七夕感牛女事，私誓“生生世世，愿为夫妇”，则君王臣妾，得未曾有者。既而兴庆楼前，秋风飞雁；马嵬坡下，夜雨淋铃。宛转蛾眉，伤心千古。洎夫方士招魂，九华惊梦；金钗钿盒，重话三生；比翼连枝，天长地久。其与汉家天子“是耶非耶”，迥不侔矣。计其离合姻缘，备极人生哀乐之至。今得洪子一笔挥写，妙绝淋漓，假使妃子有灵，生既遇太白于前，死复逅昉思于后，两人知己，可不恨矣！安知不酌葡萄，敛绣巾，笑领歌意，为清平调之续乎？乃洪子持此传奇，要余题跋，余八十老翁，久不作狡狴伎俩，兼之阿堵昏花，坐难卜夜，虽使妖姬踏筵，亦未见其罗袖

动香香不已也。聊酬数语，以代周郎一顾而已。西堂老人尤侗，书于亦园之揖青亭。

才人不得志于时，所至拙抑，往往借鼓子、调笑为放遣之音。原其初，本不过自摭其性情，并未尝怨尤于人。而人之嫉之者，目为不平，或反因其词，而加拙抑焉。然而其词，则往往藉之以传。洪君昉思好为词，以四门弟子遨游京师。初为《西蜀吟》，既而为大晟乐府，又既而为金、元间人曲子。自散套杂剧，以至院本，每用之作长安往来歌咏酬赠之具。尝以不得事父母，作《天涯泪》剧，以寓其思亲之旨。余方哀其志，而为之序之。暨余出国门，相传应庄亲王世子之请，取唐人《长恨歌》事，作《长生殿》院本，一时勾栏多演之。越一年，有言日下新闻者，谓长安邸第，每以演《长生殿》，为见者所恶。国会恤止乐，其在京朝官，大红小红已浹日，而纤练未除。言官谓遏密读曲，大不敬，赖圣明宽之，第褫其四门之员，而不予以罪。然而京朝诸官，则从此有罢去者。或曰牛生《周秦行记》，其自取也；或曰沧浪无过，恶子美，意不在子美也。今其事又六七年矣。康熙乙亥，余医痹杭州，遇昉思于钱湖之滨。道无恙外，即出其院本，固请余序。曰：“余敢序哉？虽然，在圣明固宥之矣。”余少时选越人诗，而越人恶之，讼余于官。捕者执器就余家，搥余所为诗，爨毁之。姜黄门赠余序曰：“膏以明自煎，所煎者固在膏也。然而象有齿以焚其身，未闻并其齿而尽焚之也。”昉思之齿未焚矣。唐人好小说，争为乌有，而史官无学，率摭而入之正史。独是词不然，诬罔秽褻概屏之而勿之及，与世之所为淫词艳曲者，大不相类。惟是世好新闻，因其词以及其事；亦遂因其事，而并求其词。虽幸存而或妍或否，任人好恶，余又安得而豫为定之。萧山毛奇龄题。

元人杂剧中辄喜演太真故事，如白仁甫之《幸月宫》、《梧桐雨》，庾吉甫之《华清宫》、《霓裳怨》，关汉卿之《哭香囊》，李直夫之《念奴教乐》，岳百川之《梦断贵妃》是也。或谓古人有作，当引避之。譬诸登黄鹤楼，岂可和崔颢诗乎！此大不然。善书者，必草《兰亭》；善画者，多仿《清明上河图》。就其同而不同乃见也。钱塘洪子昉思不得志于时，寄情词曲，所作《长生殿》传奇，三易稿而后付梨园演习，匪直曲律之精而已。其用意一洗太真之秽，俾观览者只信其为神山仙子焉。方之元人，盖不啻胜三十筹也。秀水弟朱彝尊题。

余于燕会之间，时听唱《长生殿》乐府，盖余友洪子昉思之所谱也。往至武林，过昉思索其稿，仅得下半。后五年，为康熙庚辰岁夏六月，复至武林，乃索其上半读之，而后惊诧其行文之妙。窃惟黄帝命伶伦作为律而乐兴焉，下逮春秋时，郊庙、燕飨、朝会，莫不用乐。其所歌者，类皆三百篇之诗。汉兴，至孝武帝始立乐府，采诗夜诵，有越、代、秦、楚之讴。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，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篇，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。六代三唐，亦多以乐府题为诗。唐之末世，遂变为词。至金则以词编入小说家言，至元而盛，至明而益扬其流。凡燕会间，宾入大门而奏，卒爵而乐阕，莫酬而工升歌。歌者在上，匏竹在下，依然犹有先王之遗风焉。外此而弗用者，第郊庙而已。然论其文之工者，《西厢》、《琵琶》、《牡丹亭》而外，指不多屈。昉思是编，凡三易稿乃成。故其文字有意以立句，句有意以连章，章有意以成篇；篇而章，章而句，句而字，累累乎端如贯珠。故其音悠扬婉转，而出于歌者之喉，听者但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。夫不知其所以妙者，何也？以其不知行文之妙也。余因反之复之，讽咏徘徊。见其后者、先者，反者、正者，曲者、直者，缓者、急者，伏者、见者，呼者、应者，莫不合于先民之矩矱。昉思怀才不得志

于时，胸中郁结不可告语。偶托于乐府，遂极其笔墨之致，以自见其文。虽为昉思之文，而其事实天宝之遗事，非若《西厢》、《琵琶》、《牡丹亭》者，皆子虚无是之流亚也。窥其自命之意，似不在实甫、则诚、临川之列，当与相如词赋上追律吕声气之元，而独乐府云乎哉！是岁嘉平月，弟无锡朱襄序。

余尝自负能论文，外而仰观于天，见天之时时能变也，而善为文者，亦笔笔能变；内而俯察于心，见心之念念能转也，而善为文者，亦笔笔能转。余是以知文章之妙，固出之于天，发之于心，不必仿步前人，锢其所法，障我性灵。而自为之，则字字幻化，句句幻化，节节幻化，篇篇幻化。不可拘执，不可捉摸，纵横肆出，冲亘八隅。如惊雷，如掣电；如暴风，如疾雨；如烈日，如寒冰；如秋空之皎月，如幽谷之香兰；如桃李之铺于万顷，如松柏之不雕于岁寒；如天马之馭空，如仙子之独步；如处女，如脱兔；如忠臣孝子之愁思，如鰥夫寡妇之叹息；如幽人之于于，如烈士之矫矫。奇怪百出，难以形状，略举数则，不能尽之。然每际名下士，与之抵掌掀髯，倾翻今古，论列是非，指摘可否。始而瞪目，既而竖眉，则叱我恨我，让我骂我，掉臂疾去，都欲杀我。何哉？我则终日以思，终夜以泣。某某固名下士也，而何以出此言耶？必吾言之过也。遂反复检圣人之言以读之，终日夜仰观于天而问之。俯吾之灵明，而心继心以辨之，则翻然益信吾言之无过，而知名下士不识天与心也。呜呼哀哉！终日游于天之下，而不识天；终日驰于心之内，而不识心。而执笔为文，号于天下，曰吾雄也、迂也、韩也、柳也、欧也、苏也，能不自反而问诸天，问诸心耶？呜呼哀哉！彼名下士，固同受教于冬烘先生者也。同受教于冬烘先生，则同是一冬烘之天，冬烘之心，冬烘之手，冬烘之笔。同为冬烘之文，因而集天下之冬烘，同发冬烘之论，而共谋以杀。夫

违冬烘之言者，则安能与之敌也。或者进余而问曰：“子论文而言天与心，麾斥名下士，殆何所据耶？然今日名下士之文，亦非可轻矣。吾尝读其文，有反有正，有呼有应，有回有互，有承有转，有收束，有开拓，有段络，有辞华，子亦未可轻言也。”呜呼哀哉！此余之所以谓此为冬烘也。举世以此为文，所以余谓世无文也。我不识何时何人，作此反正等法，流至于今，而群起而奔趋于内，为其所缚，忘其所自，死守其法而不出耶。天下至尊而可师者，莫若圣人。圣人曰：“吾法诸天，吾求之心。”以圣人而犹法天求心，而吾人独何从乎？文章非细事也，所以明圣人之道也，明吾人之性也，明吾人之情也。而不法于天，求于心，得乎？盖名下士只知其为文之法，而不知其法之所从出，故谓之冬烘也。能知天与心，乃法之所从出，则自能生等等至百千万亿不可说。不可说之法，而岂若冬烘不过一反正呼应数法而即已也哉！余之论文而必归诸天与心者，盖谓天与心，不知其所从来，不知其所从去，亦不知其为谁也。而能作斯天斯心，亦不知斯天斯心独钟于谁也。而能得其精天时而动也，不知其动自何因，则时寒时暑，时暖时凉，时风时雨，时晦时明，时发万物于春夏，时枯万物于秋冬。若憎若爱，若弃若珍，难量难测，恍惚杳冥。日日能变，日日能新。心因触而动也，可歌可泣，可悲可欣，可恨可怒，可憎可矜，可笑可哭，可信可凭。可以发千古之秘密，可以抉吾人之性情。能一往而不回，能百折而不屈。灵忽莫定，出入无穷。视不可见，听不可闻，杳然而出于天地之先，即太始亦若出乎其后者也，同夫天亘万古而不穷者也，盖以其真故也。惟世间之最真者，莫如天与心；惟天与心为最真，故其动而触也，为人所不能测；惟善能文者，剖天抉心，自行所法，故其说亦为人所不能测。是故文之真也，能朴能茂，能肆能收，能微能显，能精能粗，能雅能俗，能死能生，能奇能平，能直能曲，能冲能突，能纤能回，能续能断，能俭能华，能忽能常，能灵

能顽，能戏能庄，能散能整；能有情，能无情；能有心，能无心；能幻化百千万亿形状声音，悲喜慨叹，憎爱恨怒，离文夭矫光怪，坚深孤洁，寒俭丰腴，清劲吞吐，惊骇苦痛，大哭大笑，而莫可端倪。然亦并不知有若是之能，而行乎不得不行，止乎不得不止，亦若夫天与心之不测。而或者乃指其文曰：某处为反，某处为正，某处为呼为应，为承为转，为收拾，为开拓等等之法，学文者当以为宗，不亦痴乎？不悟法之原而自为法，而拘于法而失其原，此冬烘所以见悲于识者也，此余之所以为据者也。故曰余尝自负能论文。壬午夏，洪子昉思自杭州来，持所作《长生殿》掷余前曰：“闻子能论文，能识我文乎？”余以为是名下士也，置案头三日不翻阅。偶朝起，俟水洗面，呆立案左，随手掀《定情》篇读之，不觉神为所摄。噫嘻，异哉！昉思为谁也，而能是文耶？是文也，而竟出自昉思耶？急追次篇读之不自禁。又追其次之次读之，至昼午遂尽上卷。又急追下卷读之，不自知其拍案呼曰：昉思其耐庵后身耶？实甫、临川后身耶？殆玉环后身耶？抑明皇后身耶？何其声音悲笑，毕肖其人耶？抑得乎天？得乎心？而幻化百千万亿不可测之境情，假此游戏人间耶？固超乎冬烘先生之法，而自为法者耶？虽然，何其多情也。多情而出于性，殆将有悟于道耶？然欢娱之词少，悲哀之词多，昉思其深情而将至忘情，以悟情之即性即道耶？噫嘻，异哉！此所谓心合乎天，而发于真者耶？世有昉思之文，则吾侪之真能论文者，可无寂寞之忧，然不免冬烘先生之谋之杀也。昔卓吾云：“即为世人辱我骂我，打我杀我，终亦不忍吾文藏之深山，投之水火。”盖其意欲公诸天下，而不忍文之真种子断绝于世，使后人无所依归也。余于昉思之文亦然。金陵王廷谏议将拜序。

洪君昉思客长安，衍明皇妃子事曰《长生殿》，纪实亦□始也。

一时纸贵都下，山左赵内翰尤为赏鉴。此自有精神命脉，绝不向词句间讨生活。故心之所发，动人最切。余向作《幻花缘》数出，好事者持付梨园，乃今而知红氍毹上，不免使巧匠露齿。夫丝不如竹，竹不如肉，固也。然音节不细，顿乏天然之妙，令歌者舌娇不下，则亦安在肉之果胜哉！昉思此剧，不惟为案头书，足供文人把玩，近时宴会家纠集伶工，必询《长生殿》有无。设俳優非此，俱为下里巴词，一如开元名人，潜听诸妓歌声，引手画壁，竟为角胜者然。是此剧之动人，岂徒优孟衣冠作傀儡故事已邪？我辈闲情著述，要当令及身享有荣名，方不负一生心血。昔王摩诘制《郁轮袍》曲，见知于时，卒致通显。在昉思，初何有他冀，而风流文采，殆过摩诘。后有识者，幸毋以才人本色，第作周郎顾误观，斯为知我昉思者矣！容安弟□□拜草。

南北曲之工者，莫如《西厢》、《琵琶》矣。世既目《西厢》为淫书，而《尧山堂杂纪》又谓《琵琶》寓刺王四、不花，重诬蔡氏，此皆伎刻之论。夫则诚感刘后村诗“死后是非谁管得，满村争唱蔡中郎”而作，牛、赵名氏自宋人弹词已然，岂高臆造哉！余友洪子昉思，工诗，以其余波填南北曲词，乐人争唱之。近客长安，采摭天宝遗事，编《长生殿》戏本。芟其秽嫚，增益仙缘，亦本白居易、陈鸿《长恨歌》、《传》，非臆为之也。元剧如《汉宫秋》、《梧桐雨》多写天子钟情，而南曲绝少。每以闺秀、秀才剿说不已，间及宫闱，类如韩夫人、小宋事。数百年来，歌筵舞席间，戴冕披袞，风流歌绝。伶玄序《飞燕外传》云：“淫于色，非慧男子不至也。”汉以后，竹叶羊车，帝非才子；后庭玉树，美人不专。两擅者，其惟明皇、贵妃乎！倾国而复平，尤非晋、陈可比。稗畦取而演之，为词场一新耳目。其词之工，与《西厢》、《琵琶》相掩映矣。昔则诚居栢社沈氏楼，清夜按歌，几上蜡炬二枝，光

忽交合，因名楼曰“瑞光”。明太祖尝称《琵琶记》如珍玉百味，富贵家不可阙。然则诚以不寻官数调自解，韵每混通，遗误来学。盼思句精字研，罔不谐叶。爱文者喜其词，知音者赏其律。以是传闻益远，畜家乐者攒笔竞写，转相教习。优伶能是，升价什伯。他友游西川，数见演此，北边、南越可知已。是剧虽传情艳，而其间本之温厚，不忘劝惩。或未深窥厥旨，疑其诲淫，忌口腾说。余故于暇日评论之，并为之序。同里弟吴人舒凫题。

元人多咏马嵬事，自丹丘先生《开元遗事》外，其余编入院本者，毋虑十数家，而白仁甫《梧桐雨》剧最著。迄明则有《惊鸿》、《彩毫》二记。《惊鸿》不知何人所作，词不雅驯，仅足供优孟衣冠耳。《彩毫》乃屠赤水笔，其词涂金绩碧，求一真语、隽语、快语、本色语，终卷不可得也。稗畦洪先生以诗鸣长安，交游燕集，每白眼踞坐，指古摘今，无不心折。又好为金元人曲子。尝作《舞霓裳》传奇，尽删太真秽事。余爱其深得风人之旨。岁戊辰，先生重取而更定之。或用虚笔，或用反笔，或用侧笔、闲笔，错落出之，以写两人生死深情，各极其致。易名曰《长生殿》。一时朱门绮席，酒社歌楼，非此曲不奏，缠头为之增价。若夫措词协律，精严变化，有未易窥测者。自古作者大难，赏音亦复不易。试杂此剧于元人之间，直可并驾仁甫，俯视赤水。彼《惊鸿》者流，又乌足云！长洲同学弟徐麟灵昭题。

唐宗祸患，实始屏藩；李氏颠危，率由宫寝。念牝鸡之司旦，则九庙皆倾；恨封豕之当涂，则三灵皆晦。缅惟上皇秽德，几于燕啄龙螯；原夫天宝颓纲，类彼易牛雉雉。伤心养子，竟卸黄裙；太息穷途，长埋紫褥。此先朝阿监，难禁永夜悲来；而旧日梨园，时复数行泣下。粤自神尧应运而后，带砺无虞；天策建议之初，闺闈整肃。

好鹰爱马，重思太穆遗言；流水游龙，曾睹昭阳快论。盖襄阳公主之女，合奠坤维；且长孙无忌之门，应嫔内则。迨院入回心，人来感业，武媚娘之宣淫中篝，远逾斗腕何妃；韦庶人之渎乱宸居，更甚貽诗昭珮。灾生弃妇之年，衅起裹儿之手，千古慨然，从来旧矣！既而受制中珰，移权节度，已忘祖父之艰难，顿使钟簴之寥落。霓裳曲里，骨肉飘零；羯鼓声中，山河破碎。揽半钩之锦袜，浑如白玉连环；捧下地之香囊，直似蓝丝条脱。招魂沧海，返也无时；沈醉三郎，悔将何及！所以连昌故址，匪但哀感尚书；长恨新歌，不独愁萦司马也。老友洪昉思先生，狂若李生，达于贺监。铁拨银箏之座，猥怜倾国佳人；柔丝脆竹之场，每说开元遗事。因寄情于乐部，遂传习于教坊。宫中娘子，绰约如生；塞上吴儿，蹒跚斯在。还看绣袜以牵车，又见黄衫而舞马。五家巷陌，云霞之罗绮常新；十宅轩除，姊妹之衣香不散。望仙楼风景依稀，朝元阁恩波仿佛。乃复写精心于初睡，传密意于横吹。深摹翦发之情，曲绘扫眉之态。可谓芙蓉帐底，亲试鸳鸯；玳瑁筵前，微闻芡泽者矣。若夫渔阳突骑，潼关稠叠之霜戈；龙武顿军，蜀道崎岖之麦饭。竹林大去，奔马何之？佛室遄归，含鱼不得。莫不停杯慷慨，心摧一骑红尘；度曲凄凉，泪滴三条桦烛。至于殷勤钿盒，再到人间；奄冉领巾，仍来天上。展画图于别馆，想形影于前生。则又须眉毕肖，汉武帝之辗转灯前；颜色宛然，殷淑仪之徘徊幕下也。呜呼！笙箫两部，顿教老兴淋漓；风月一帘，不过才人游戏。而俯仰道衣遇主之初，追维长门伏地之始。范阳余孽，歼灭无存；杨氏诸姨，风流何在？才终一阙，能消上客之雄心；试阅全编，可作大唐之实录。仆惯听引喉，未嫔搞箸。生憎肥婢，谁凭小史以新翻；梦入瑶台，不解中丞之绝调。何来协律，唱彻曼声？留得庭兰，偏增百感。明珠颗颗，须倾七宝颇梨；红豆累累，欲下万年鹦鹞。坐春风而按拍，快逢君于大令之园；瞻云汉而相思，恍置我

以长生之殿。同里苏轮拜题。

曾闻秋士，最易兴悲；况说倾城，由来多怨。青天恨满，已无寻乐之区；碧海泪深，孰是寄愁之所。所以郑生马上，诗纪津阳；白傅筵中，歌传长恨。踵为填词，良有以也。逮余泛览天宝之事，流连秘殿之盟，见夫元人杂剧，多演太真；明代传奇，亦登阿莘。而或缘情之作，聊资子野清歌；累德之辞，间杂温公秽语。春华秋实，未可相兼；乐旨潘辞，尤难互济。今读稗畦先生《长生殿》院本，事与曩符，意随义异。声传水际，渊鱼听而耸鳞；响遏云端，皋禽闻而振羽。曲调之工，畴能方驾。至所载钗盒定情之后，羽霓奏曲之时，梦雨台边，朝朝荐枕；避风殿上，夜夜留裙。氏妲参媒，笑匏瓜之无匹；可离独活，羨连理之交荣。今古情缘，非兹谁属？或谓虚后宫而故剑是求，得遗世而倾国不惜。岂有他生未卜，旋叹芝焚；此世难期，忍看玉碎。得自小过，取笑双星。不知尘盆入而时异处堂，宗社危而势难完璧。徐温之刃，已渐及于杨庭；鬻拳之兵，行将陵于楚子。此而隐忍，不几覆后稷之宗；若更依回，将且致夫差之踣。权衡常变，夫岂渝盟；审察机宜，乃为善后。推斯意也，知其黄土之封，荣于金屋；白杨之覆，等于碧城。然吾于此窃有慨焉！设使包胥告急，依墙之计不行；烛武如秦，围城之师未解。则是珠襦玉匣，安能对香佩以伤心；碧水青山，何止听淋铃而出涕。就令乘舆无恙，南内深居，而天孙无补恨之方，方士乏返魂之术。亦只吊盛姬于泉下，何由效叔宝于台边。千古悲凉，何堪胜道！即如班姬失宠，感团扇之微风；陈后辞恩，望长门之明月。许婕妤不平之曲，泪涩朱弦；卫庄姜太息之言，心忧黄里。他若明妃毳帐，侯媛锦囊，或辽落于江南，或飘零乎塞北。啜其泣矣，伤如之何？兹乃补娲皇之石，赖有蜀笺；填精卫之波，幸存江笔。繁弦哀玉，适足写其绸缪；短拍长歌，亦正